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二十八回 岳元帥調兵剿寇 牛統制巡湖被擒

詩曰：昨夜旄頭耀斗魁，今朝上將誥戎師。臂挽雕弓神落雁，腰橫寶劍勇誅魑。三千羆虎如雲擁，百隊旌旗掣電隨。試看累囚爭獻馘，遐方拜伏賀唐虞。

卻說岳元帥在岸上，看見阮良在水中，擒住了兀朮，心中好不歡喜，舉手向天道：「真乃朝廷之洪福也！」眾將無不歡喜，軍兵個個雀躍。

阮良擒住了兀朮，赴水將近南岸，那兀朮怒氣衝天，睜開二目，看著阮良，大吼一聲，那泥丸宮內一聲響亮，透出一條金色火龍，張牙舞爪，望阮良臉上撲來。阮良叫聲：「不好！」拋了兀朮，竟望水底下一鑽。這邊番兵駕著小船，剛剛趕到，救起兀朮，又撈了這馬，同上大船。一面換了衣甲，過河直抵北岸。眾將上岸，回至河間府，撥兵守住黃河口。兀朮對眾平章道：「某家自進中原，從未有如此大敗，這岳南蠻果然厲害！」即忙修本差官回本國去，再調人馬來與岳南蠻決戰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南岸岳元帥見兀朮被番兵救了去，向眾將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這也算是天意了。祇可惜那條好漢，不知性命如何了？」說未了，祇見阮良在水面上透出頭來探望。牛皋見了，大叫道：「水鬼朋友，元帥在這裡想你哩，快些上岸來！」阮良聽見，就赴水來到南岸，一直來到岳元帥馬前，跪下叩頭。岳元帥下馬，用手相扶，說道：「好漢請起，請教尊姓大名？」阮良道：「小人姓阮名良，原是梁山泊上阮小二之子，一向流落江湖。今日原想擒此賊來獻功，不道他放出一個怪來，小人一時驚慌，被他走了。」元帥道：「此乃是他命不該絕，非是你之無能。本帥看你一表人物，不如在我軍前立些功業，博個封妻蔭子，也不枉了你這條好漢。」阮良道：「若得元帥爺收錄，小人情願捨命圖報。」岳元帥大喜，遂命軍士與阮良換了乾衣。一面安營下寨，殺豬宰羊，賞勞兵卒。又報張國祥、董芳帶領軍士糧草到來，元帥就命進營，與眾將相見畢，又叫阮良與張國祥、董芳亦拜為義友。又寫成告捷本章，並新收張、董、阮三人，一並奏聞，候旨封賞。

一日，元帥正坐營中，與諸弟兄商議，差人各處找尋船匠，打成戰船渡河，殺到黃龍府去，迎請二聖還朝。忽報有聖旨下，元帥出營接進，欽差開讀：

今因太湖水寇猖狂，加陞岳飛為五省大元帥之職，速即領兵下太湖剿寇。

岳爺謝恩畢，天使辭別，自回去了。岳元帥急忙差官知會張元帥，撥人把守黃河。即命牛皋、王貴、湯懷、張顯四將：「領兵一萬先行，為兄的整頓糧草，隨後即來。」四將領令，發炮起行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在路不止一日，早已到了平江府，離城□里，安下營寨，歇息了一天。牛皋獨自一個騎著馬出營，閑步了一回。但見百姓人家俱已逃亡，只剩空屋，荒涼得緊。牛皋想道：「別的還好，祇是沒處有酒吃，好生難過。」又走了一程，見有一個大寺院。走到面前，抬頭觀看，卻認得牌匾上四個舊金字，是「寒山古寺」。就進了山門，來到大殿前下了馬，把馬拴在一棵樹上，便一路叫將進去：「有和尚走兩個出來！」直尋到裡邊，也沒半個人影。再尋到廚房下去，四下一看，連鍋灶都沒有了，好生沒興。祇得轉身出來，卻見一間破屋內堆著些草灰，牛皋道：「這灰裡不要倒藏著東西。」把鐵錐向灰裡一戳，忽見一個人從灰裡跳將出來，倒把牛皋嚇了一跳！

那個人滿身是灰，跪下磕頭道：「大王爺饒命嚇！」牛皋道：「你這狗頭，是甚麼人？倒躲在灰裡嚇老爺！」那人道：「小的是寒山寺裡道人。因前日大王們來打糧，合寺和尚都已逃散。祇有小人還有些零星物件要收拾。方纔聽得大王爺來，故此躲在灰裡。望大王爺饒命！」牛皋道：「我那裡是甚麼大王？我是當今皇帝差來捉拿大王的，岳大元帥麾下統制先行官的便是。我且問你，這裡那裡有酒賣麼？」道人道：「原來是一位總兵爺爺，小的卻認錯了。這裡是楓橋大鎮，那一樣沒有得賣？卻是被那太湖裡的強盜常來搶劫，百姓們若男若女，都逃散了，目今卻沒有買酒處。」

牛皋道：「嚇！難道這裡是沒有地方官的麼？」道人道：「地方官這裡原是有的，就是平江府陸老爺，他的衙門在城裡，不在此地。」牛皋道：「這裡到平江府城，有多少路？」道人道：「不多遠，不到得七八里，就是府城。」牛皋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引我老爺到那裡去。」道人道：「小人腳都被老爺戳壞了，那裡走得去！」牛皋道：「我有道理。」把道人一把拎著，走到大殿前，解了馬，自己跳上去，把道人橫在馬上，一路跑來，直到了府城下，將道人放下，就逃去了。

牛皋對著城上高聲叫道：「岳元帥奉旨領兵到此剿賊，地方官為何不出來迎接，如此大膽麼？」守城軍士飛報與知府知道，慌忙開城迎接，說是：「平江知府陸章，參見元帥爺。」牛皋道：「免叩頭罷！我乃統制牛皋，這有弟兄三個，領大兵一萬，離此□里地安營，俺家元帥早晚就到。我們辛辛苦苦為你地方上事，難道酒肉都不送些來麼？」

陸章道：「祇因連日整頓守城事務，又未見有報，不知統制到來，故此有罪了！即刻就親自送酒肉到營來便了。」牛皋道：「我也不計較你，但是要多多送些來。」知府連連應允，牛皋方纔回馬。陸太守嘆道：「如今亂世年成，不論官職大小，祇要本事高、有力的，就是他大了。」祇得整備酒餚，打點送去。

且說牛皋一路回營，湯懷問道：「牛兄弟，你往那裡去了這半日？」牛皋道：「你們坐在營中有何用處！我纔去找著了平江府陸章，即刻就有酒肉送來。你們見了他，須要他叩頭！」湯懷道：「牛兄弟，你下次不可如此！你統制有多大的前程，不怕人怪麼？」

正在說話間，軍士報道：「平江太守送酒肉在外。」湯懷同了三弟兄一齊出來迎接進營。陸章同眾人見過了禮，叫從人抬進了多少酒席豬羊之類，湯懷叫收了。齊道：「難為貴府了！且請問賊巢在於何處？如今賊在那裡？」陸章道：「這裡太湖，團團三萬六千頃，重重七□二高峰。中間有兩座高山：東邊為東洞庭山，西邊為西洞庭山。東山乃賊寇紮營安住，西山乃賊人屯糧聚草之處。兵有五六千，船有四百餘號。賊首叫楊虎，元帥叫做花普方。他倚仗著水面的本事，口出大言，要奪我朝天下，不時到此焚劫。不瞞將軍說，本府這裡原有個兵馬都監吳能，管下五千人馬，在此鎮守，卻被那水賊詐敗，引至太湖邊，伏兵齊起，被他捉去壞了性命，五千人馬傷了一大半。因此下官上本告急，請兵征剿。今得岳元帥同將軍們到此，真乃萬分之幸也！」

湯懷道：「貴府祇管放心！就是金兀朮五六□萬人馬，也被我們殺得抱頭鼠竄，何況這樣小寇？但是水面上須用船隻，不論大大小小，煩貴府辦齊端正，多點水手備用。小將們明日就好移營到太湖邊防守。等元帥到時，開兵搗他的巢穴便了。」陸知府說聲：「領命，待下官就去端正便了。」說罷，辭別回城，自去備辦船隻水手，齊泊在水口聽用。

卻說明日湯懷等四將拔寨起行，直到水口，沿湖邊安下營寨。看看天晚，湯懷道：「兄弟們！不可托大，把這些強盜看得太輕了！我們四人，每人駕領小船□隻，分作四路，在太湖邊巡哨，以防賊人劫營。你道如何？」眾人道：「湯哥說得極是。」當下就點齊了四□隻小船，每祇船上撥兵二□名，每人分領□隻，沿著太湖邊緊要處泊著。

是夜，正值中秋前後，牛皋吃了些酒，坐在船頭上，看那月色明朗得有趣，便問水手道：「你們這班狗頭，為甚麼把船泊住，不搖到湖中間去巡哨？」水手道：「小的們不敢搖到中間去，恐怕強盜來，一時間退不及。」牛皋喝道：「放屁！我老爺為拿賊而來，難道倒怕起賊來？我如今行船，猶如騎馬一般，我若要加鞭，你們就搖上去。如不遵令者斬！」眾水手答應一聲：「是！」即時把船搖開。後面九隻小船，隨著而行。牛皋坐在船頭，見此皓月當空，天光接著水光，真是一色，酒興發作，叫：「取酒來！與我加鞭！」牛皋一面吃酒，水手一面搖。牛皋又叫：「加鞭！」眾水手不敢違拗，徑望湖心搖來。

忽見上流頭一隻三道篷的大戰船搖將下來，水手稟道：「啟上牛老爺：前邊來的，正是賊船！」牛皋道：「妙啊，與我加鞭！」水手無奈，祇得望著戰船搖來。牛皋立起身來，要去取鏑，不道船小身重，這一幌，兩隻腳已有些軟。誰想那大船趁著風順水順，撞將下來，正碰著牛皋的船頭。牛皋站不穩，撲通的一聲響，跌落湖心去了。那戰船上元帥花普方，在船頭上看得明白，也跳下水去，撈起牛皋來，將繩索捆了，回轉船頭，解往山寨而去。

那小船上的水手，嚇得屁滾尿流，同著那九隻軍士的船，回轉船頭來，尋著湯懷的船報信，細細的將牛皋要加鞭、遇賊被拿去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湯懷大哭起來，遂傳集了眾兄弟，商議救他。張顯、王貴也沒做主意處，道：「這茫茫蕩蕩的太湖，又沒處探個信息，祇好等岳大哥來再處。」弟兄三個各自呆著，沒做理會。

再說花普方擒了牛皋，回船來到洞庭山，等待天明，啟奏楊虎道：「臣於昨夜拿得一將，乃是岳飛的先行官，名喚牛皋，候主公發落。」楊虎即令：「帶進來！」兩邊軍士應一聲：「嚇！」即將牛皋推至面前。

楊虎道：「牛皋，你既被擒，見了孤家，怎麼不跪？」牛皋兩眼圓睜，大罵一聲：「無名草賊！我牛老爺昨晚吃醉了酒，自家跌下水去，誤被你擒來。你不下禮與我，反要我跪，豈不是個瞎眼的毛賊？」楊虎道：「也罷，孤家不殺你。你若降順了我，也封你做個先鋒，去取宋朝天下何如？」牛皋道：「放你娘的驢子屁！我牛老爺堂堂正正，是朝廷敕封的統制官，來降你這偷雞偷狗的賊子？你若是肯聽老爺的好話，把老爺放了，與你商量，把這山寨燒了，收拾些糧草人馬，投降了我岳大哥，一同去捉了金兀朮，自然奏上你的功勞，封你做個大大官兒。若不肯聽我老爺的好話，快快把老爺殺了，等我岳大哥到來，少不得拿住了你，碎屍萬段，他倒肯饒了你麼？」楊虎聽了大怒，叫：「拿去砍了！」兩旁刀斧手一聲答應，將牛皋推下來。正是：可憐年少英雄將，頓作餐刀飲血人！畢竟不知牛皋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